

长 篇 记 实

中篇

李时新
著

林彪的军旅生涯

斯大林称他是：天才战将
罗斯福称他是：雪地之狐
蒋介石称他是：战争魔鬼
毛泽东称他是：不懂事的“娃娃”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林彪的军旅生涯

(中)

内蒙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浴血混战 四年化为马德里

住，又炸开，抛向四处。

新一军督战队驱赶着整连整营的“炮火”竟日猛攻我保一团和五十六团阵地未能得逞。

敌七十一军之九十一师和八十七师残部向北进攻，企图向我侧后迂回，也同样遭到我一、二师顽抵抗。

我军也有很大伤亡。

特别是弹药消耗更甚，有的连队，一百多人竟凑不起一千多发子弹来。

敌人看出我军这个弱点后，攻击更加频繁。

敌人在更猛烈，更密集的炮轰后，冲上了三道林子北山。

阵地上烟雾弥漫，一片沉寂。

敌人认为我守军全部阵亡，放心冲锋，越冲越快。

眼看就接近阵地前沿。

“杀……”勇士们从泥土中窟窿出来，从弹坑里跳出来，从血泊中站出来，从战友的尸体堆里爬出来，挺起刺刀冲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战。

敌人又被打下去了。

有的连队，在击退敌人多次攻击后，干部全部伤亡，战士即自动组织起来，与敌死拼。

没有子弹用刺刀。

刺刀弯了用枪托。

枪托砸碎了用石头。

轻伤不下火线已是平常事。重伤的只要不是昏迷不醒，也决不离阵地。

有时，几个重伤员和敌人扭在一起，把敌人活活掐死

或掐昏倒地不起。

敌人往往是经不起这一手，吓得胆颤心惊，狼狈而逃。

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歌颂。

可惜事隔久远，有许多英雄事迹都记不清了。

回忆起来，现在还比较清楚地记得大嘴小彭的事情。

小彭是五十六团三连一排的战士，当时才十六七岁。因为人小嘴大，所以得了个“大嘴小彭”的绰号。

拂晓，三连的战士刚要吃饭，一个营的敌人攻上来了。

战士们把饭碗一丢就和敌人打了起来。敌人在一排阵地前碰得鼻青脸肿，便调过头去冲击二排的阵地。

二排被敌人三面包围了。

二排阵地眼看就要失守。

一排长一看不好，便率领战士赶过去增援。

跑在最前头的就是小彭。

突然，一阵稠密的子弹打了过来。

小彭身后的同志们都倒下了。

一排长也被敌人的猛烈火力压得抬不起头。

小彭单人独枪闯进敌阵。

敌人哪里把这么个小娃娃放在眼里，齐声吼叫：

“小八路羔子，抓活的！”

“小兔崽子，交枪吧！”

小彭气得直咬牙，骂道：

“交枪好办，拿命来换！”

第六章 浴血混战 四平化为马德里

一扬手甩过去两颗手榴弹。

敌人被炸倒一大片，大乱。

小彭一扬手，又甩过去两颗手榴弹。

敌人更慌了手脚，乱嚷：

“打啊，打啊，小八路厉害！”

一阵枪弹飞过来，小彭负了重伤，鲜血直流，当时就昏倒在地，肠子，从他腹部弹洞中流了出来，鲜血在他身下汇成浓浓的一滩。

这时，一排长趁着敌人一乱，带领其余战士冲了上来。

小彭清醒过来，一把将肠子塞进腹腔，用皮带扎紧衣服，流着血，和战友们一道冲向敌人，一举夺回了二排的阵地。

象小彭这样的战士何止千万。

敌人在这些钢铁英雄面前，有什么办法呢？

难怪那些大名鼎鼎的所谓美国评论家，曾这样评论我们的战士：

“……这些人都是中国历代农民的子孙，富有传统的仇外心理，他们是不怕死的。”

四平象一块巨大的磁石，把敌人紧紧粘住了。

但是，随着敌人的不断增加，我们的战线也相应的拉长了。

东起叶赫站，西止八面城，长达七十多公里，每个团的防御正面皆达十公里左右，机动力量深感不足，防御纵深亦很单薄。

林彪对参战部队又重新作了布置：

林彪的军旅生涯

四平市郊的两个团，仍在原地抗击。

另将七师及十九旅的另两个团摆在同，一师二师调守四平以西，七旅和十旅则调到四平以东。

三五九旅放在公主岭附近，作总预备队。

当时，林彪曾笑着对我说：“这么摆开来和敌人继续打下去，彻底粉碎敌人兵不血刃就想占领我们大城市的梦想。”

我军士气越战越旺，工事也越打越牢固。

战士们抓紧一切时间加修工事，许多掩蔽部都加了三五米厚的顶盖，有的还盖上了十几层钢板。

每个指战员都信心十足地准备长期打下去，不少阵地还修了地堡式俱乐部，门口贴上了对联。

我曾看过一个重机枪排的俱乐部，他们的对联是：“粘住敌人消灭敌人；保卫民主保卫和平。”横联四个大字：“瞄准射击”。

敌人白天攻不动，夜袭又不成，便在夜间进行近迫作业，企图用工事步步接近，包围我们。

我们的战士则把工事挖到敌人阵地的空隙里去，来个反包围。

挖来挖去，越挤越近，以至有些阵地敌我只隔几十米，彼此说话声都听得见。

我白天开展冷枪冷炮活动，晚上则以小分队偷摸袭击，使敌人大吃苦头。

敌人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迅速占领四平，以大量的坦克和炮兵部队，开始了新的，更为猛烈的进攻。

久攻不下使敌人又羞又恼。

第六章 浴血混战 四平化为马德里

这次进攻一开始敌人便倾泄了大量钢铁和使用了人海战术。

敌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在向我一师的海青窝棚和孤榆树两块小小阵地进攻时，竟以两个团的兵力连续攻击十次之多，一次攻击便使用了炮弹三千多发，我阵地工事皆被摧毁。

但在我神勇的钢铁战士面前，疯狂的敌人仍然不能得逞，成群的敌人倒在我们阵地前沿，连敌九十一师师长赵琳亦被击毙。

但敌人继续全线进攻。

许多阵地都是敌我反复争夺。

敌人用弹雨和人海战术涌上我们的阵地。

我们的战士则以手榴弹反击。

一排手榴弹打过去，夺回一点阵地，巩固一个立足点，又是一排手榴弹打过去，最终把阵地夺回来。

敌人进攻进展甚慢，于是使用大量坦克疯狂冲击。

林彪曾估计敌人会这样做，曾指示部队训练大批反坦克手。

但当时我们没有象样的反坦克武器，有的只是一些小包炸药和爆破筒。

战士们就用这样简单的武器和那些庞然钢铁大物进行搏斗。

冲上去一个，倒在坦克前一个。

再冲上，再倒。

再倒也继续冲，直到把敌人的坦克炸坏或赶跑。

但就是这样的武器也不充足。

很快，我军的反坦克武器就用尽了。

一辆敌坦克吼叫着冲进了我军阵地。

已经没有对付敌坦克的炸药包，也没有爆破筒。

敌坦克的机枪喷射着火舌。

一个个战士在火舌横扫下倒地牺牲。

战士们急了，有的用步枪，机枪打，有的用手榴弹炸，但是，不能损伤坦克毫毛。

敌坦克扫射着猛冲上来，企图冲向我阵地的纵深处。

突然，连部通信员大叫：“坦克怕火，一见火，油箱就爆炸。”

阵地上没有汽油，也没有烧夷弹。

战士们只得把堑壕里的破报纸、烂棉花倒上点灯用的煤油、豆油，用芦苇卷起来点着。

一个战士抱着一团火猛地冲向敌人坦克。

敌坦克手弄不清我军使用什么武器，只见一团红光扑来，便吓得掉头就跑。

这个办法立刻在阵地上推广。

更多的战士就这样抱着火冲向敌人的坦克。

战士们编出快板这样嘲笑敌人：

美国坦克钢铁造，

国民党坦克手呱呱叫。

轰轰隆隆打冲锋。

一支火把吓跑了……

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在四平全线继续进行。

我军士气旺盛，工事也越打越牢。

敌人对四平仍是可望而不可及……

第六章 浴血混战 四平化为马德里

四平保卫战从全面打响直打到相持阶段，我军打得相当出色。

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我军打得出色。

那位在国民党军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一再声称：“共军配备虽与国军相等，但仅习于游击战术，苟无其他复杂原因掺杂在内，共军仅靠游击战术而不知正规防御战术和攻坚战术，在东北战场上当不致发生任何有决定性之影响……”此时被我四平保卫战战况惊得目瞪口呆，大呼：“不可思议……”

血战在最前线的我军战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得尤其出色。

就在硝烟弥漫，战火横飞，生与死就在顷刻间的四平保卫战最前线，有位投身血战的普通战士，用他的笔，蘸着血与火，写下了战场日记。

这份十分珍贵的战场日记，战士虽然已脱下军装，但一直珍藏至今。

这份战场日记，完全是当年血战的真实记录。

它记录了我军普通战士，在如此惨烈艰苦的大血战中真实言行心态。

而且，它也是我军“打得出色”的又一真实记录。

4月17日

和平常一样，刚吃过早饭，我就背上铁锹，带着我那挺心爱的三二零六号歪把子机枪出去了。

这些天来一直进行战备工作，天天修工事。

昨天，我们保一团邢团长还到工地上来检查，嘱咐我们要加快修。他说，敌新一军在泉头吃了我们一棒后，每天以不足二十里的速度向四平蠢动，前天已经到了蟒牛哨（应为牦牛哨——笔者注）。临走时他又再三嘱咐，一定要争取时间多修些带铁盖的火力点。

营连首长也三番五次地动员，一定要保卫四平，争取“四平团”的光荣称号。

我们的枪也早都擦亮了，几天来光盘算着打仗，手都痒得发慌，只等上级下命令了。

白天街上还很热闹，人们和往常一样地来来往往。傍晚时，正南面三营阵地方向传来了稀疏的枪声，街上的人们骚乱起来了，慌忙跑回家，家家门窗紧闭，顿时呈现出战争气氛。

枪声越来越密，接着传来巨雷般的炮声，市内也落了几发炮弹。

我们一、三排跑步进入三营指挥所前面的一座大门楼，待命进入战斗。

人多楼小，连伙房也给挤满了。

我爬（趴）到玻璃窗跟前，望着我们的阵地，很想看看战斗进展情况，但什么也看不见。

三营阵地被笼罩在弥漫的浓烟中，只能听见那愈来愈激烈的枪炮声。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传来，每一分钟都要付出很大的忍耐力。

为什么还不上去呢？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跑去问连长，他却只说让我们等候命令。

第六章 浴血混战 四平化为马德里

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就左一遍，又一遍地擦枪，整理鞋袜。

睏了，眼皮直打架，我就站起来蹦两下，生怕睡过去，万一部队上去把我拉下了。

可真倒霉，等了一个通农也没动地方。

4月19日

昨天夜里十点钟，我们接了十连的阵地。

赵连长领着班以上同志和我们机枪射手到前边来看地形。据十连长介绍，前边被炮弹炸毁的几幢民房，是容易被敌人利用的地方。连长指示我们在这一带组成一道火网，不让敌人接近。

回到阵地，我先修复了昨天被破坏的机枪掩体，而后又和大家一道加修带顶盖的工事。

本来我和宋玉恒两个小个子是负责挖的，副班长赵玉柱和王子成、董秀峰、齐墨林他们几个大个子负责搬大钢板。但那钢板太重了，两米八长，两米宽，两厘米厚，他们哪能搬得动呢？最后我们全班一齐出动，才勉强把它盖到掩体上。大家七手八脚在上边加了一米的土，全班八个人一起上去跳了几下，没一点震动，我欢喜地说：“这样的工事，真能抗上几炮呢……”

东方渐渐发白了，连续两夜没睡，眼简直撑不起来，浑身酸痛，真想靠上掩体美美地睡上一觉。

可是，通连部的交通沟还有百来米没有修复，于是又振作起精神，和齐墨林两人轮换着一面挖，一面监视敌人。

还没挖三米，敌人早晨的报丧炮又打过来了，炮弹象冰雹似地落在阵地前后，爆炸的尘土和硝烟弄得我们满脸满脸。

一小时后，炮声渐渐稀落。

三排阵地上，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向三排发起了冲锋。

我们这边是侧翼，看得清清楚楚。

我架好机枪，冷不防朝敌人干了一梭子，三排同时投出一排手榴弹，敌人倒下十多个，没打死的鬼哭狼嚎地跑了回去。

谁知，这下敌人恼羞成怒了，接连又发起三次冲锋。

我的“歪把子”都打得烫手，真过瘾。

敌人一片片往下倒。

一共四次冲锋，大约扔下五十多具尸体。

太阳正当午，敌人停止了进攻，但远处还有稀疏的枪声。

这时我感到口干舌燥，跑到第一组那边找水喝。一见面，董秀峰和王子成就叫我“小包公”。我说：“你们是煤铺掌柜的。”大家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我想喝水。”

宋玉恒说：“我还想吃饭呢！”

真的，回到掩体不大功夫，炊事班长赖满良和炊事员王发就顺着交通沟送饭来了，两桶大米饭，一桶猪肉炒土豆片，可惜饭菜上都盖了一层黑土。

我也不管土不土，扒开上面就盛了一碗狼吞虎咽起来。

第六章 浴血混战 四平化为马德里

真香透了，简直胜过山珍海味。

4月24日

今天是负伤的第三天了。

因为伤不太重，我不肯去住院，就在这间空房子里养伤，由卫生员照顾。

脸上还有几块碎弹碴没有取出来，可是不碍事了。

今天精神很好，想到医院去看一看一起负伤的王子成。

那天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我俩的交通沟里，王子成左臂被炸断了，左眼也冒了出来，可是他咬紧牙不哼一声，还要坚持战斗呢！

我决定去看他。

路过小铺时，我用刚领的抚恤金买了几个雪梨和一些糖果，用毛巾包上，准备慰劳他。

走了很远才到医院，谁知一打听，他已经转院了。

很失望。

我在医院的花园里站了一会儿，园内盛开的桃花，十分惹人喜爱，但思想怎么也静不下来。

我想象着：王子成现在怎样了呢？

我又盘算着：还回去休息吗？

不，我决定回阵地找连长要求参加战斗。

一个人在后边休息，象什么话，再说也憋闷得慌呀。

穿着刚洗过的衣服，身体感到格外轻松。再路过小铺时，我索性又买了些糖果、花生。

到阵地上，班里同志见了我，好象几年没见面了，问长问短，一个个看看我的伤口，都埋怨我为啥不养好了再

来。

我嘻嘻笑着说：“和大伙在一起热闹些。”

大家吃着糖果，花生，谈论着这几天的战斗。

副班长赵玉柱说：“这几天敌人的那股神气劲被咱们打下去了，有时干打炮不敢冲，有时冲一回被打回去就不再来了，看来王牌新一军也是草包。”

扯着扯着，又扯到昨天晚上埋地雷的事上去了。

副班长告诉我，一下子就崩死了六七个敌人，真过瘾。

我真后悔没看上这个热闹，就问：“今晚上还埋不？”

班长说埋，我要求去，班长答应了。

晚上，我扛起两根爆破筒，汪宜轩和宋玉恒每个拿两个地雷，另外拿两条绳子，悄悄往前爬。

汪宜轩担任警戒，我们一边爬一边放绳子。

我们是由远往近埋的，先在集团杨树跟前埋了两颗雷，一根爆破筒，又在棱线柳树丛南侧埋两个雷一根爆破筒。

埋完了，我们顺绳子走回来，一路检查有没有挂住的地方。

绳子从地堡眼里拉进来，这样便于随时牵动。

天刚亮，影影绰绰有三个敌人贼头贼脑地由集团杨树后面向前移动，那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叫地雷炸怕了。

我手拉绳子，心蹦蹦跳，只等敌人再近几步就可以拉火。

可是，他们却朝右边绕过来了。

然后，他们直奔棱线而来。

第六章 浴血混战 四平化为马德里

那个高个子军官拿着个望远镜，可能是找不着合适的观察位置，连着换了好几个地方。

这倒霉的家伙到底把地雷踏响了，“轰”的一声，见了阎王。

另外两个家伙撒鸭子就往回跑。

我急忙一拉火，爆破筒响了，但只炸死一个，另一个跑得快，没炸着。

宋玉恒又用机枪“送”了他一段，也把他搁倒了，便宜他，多活了好几秒钟。

5月7日

今天是我们上阵地的第二十一天了。

几天来，敌人进攻次数渐渐少了下来。

早饭后，晚饭前的两阵“见面炮”还是照常，但我们已经不像战斗开始时那样干挨炮了。我们除山炮，九二炮经常参加战斗外，还有炮十九师老大哥的八匹马拉的三八野炮最近也参加了战斗。

这些天的战斗使我们更有经验了。

交通沟深了，靠敌方还挖了防炮洞，钢板顶盖的火力点增加了一倍多。

每个人都有单人掩体，胸墙也加高了，还设有枪眼，既便于观察，又便于发扬火力。

我们的阵地越打越完善，越打越坚固，敌人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工程课。

最近两天没有大股敌人冲锋，只有零散地出来活动。

十连特等射手董连静冷枪杀敌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阵地：十五发子弹就打死十三个敌人。

我们连一班长王占宜也有冷枪杀敌七个的成绩，这使我们非常羡慕。

冷枪杀敌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今天上午，眼瞅着敌人一个军官从房子出来，想抄近往东边阵地上跑。

我们副班长打了一枪，那家伙倒下了。

谁知道没过三分钟，他突然爬起来就跑。原来是装死的。

副班长不慌不忙“砰”的又一枪，敌军官又栽倒了。

这次我们看了好久，他再也没有起来。

用冷枪杀敌，不仅能消灭敌人，也不易招来炮火，所以，大家都要求弄支步枪。

5月12日

副班长赵玉柱这两天冷枪杀敌成绩很好，他已经打死了十一个敌人。

但是他的狙击掩体被敌人重机枪发现。

他牺牲了。

我们的心情都沉痛。

从我参军那天起，就和他在一个班。那时我个子小，行军他常帮我扛枪，到宿营地他总是抢着烧洗脚水，还给我挑脚上的泡，冬天睡觉他常偷偷把大衣压到我身上。有时我发脾气他也不吱声，真象个大嫂子。

我心目中最崇拜他，也特别喜欢他。

想起这些，我眼睛湿了，怕让同志们看见，我又偷偷地揩干。我看见宋玉恒也在偷着揩眼泪。

第六章 浴血混战 四平化为马德里

我们下定决心，要给副班长报仇。

经过几小时的观察判断，确定敌重机枪是在对面村东头那所房子的左下角，那里有个三十厘米宽十五厘米高的黑窟窿，敌人的火舌就是从那里吐出来的。

宋玉恒在有钢板盖的掩体里架好机枪，我又跑到一班借来一挺机枪，两挺机枪瞄得准准的，又请班长作了检查，然后一齐开火，直朝那个黑窟窿打去。

我们各打了两梭子，那窟窿被掏得很大，这个恶霸被除掉了，给副班长报了仇。

.....

（就在作者创作这部书时，一位当年东北民主联军保一旅后改为七纵亦邓华纵队十九师；再改为四野四十四军一三〇师；今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集团军一六〇师）的老战士的封来信，几经辗转历时两年多正好送到，正好，这位老战士在信中谈到了这份珍的日记。

日记珍贵，这位老战士的来信也珍贵，特摘录如下：

……1956年冬，全军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那时我在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三〇师三八八团宣传股长，被临时借调到五十四军往文办公室。是我根据平时掌握的线索，亲自到一三〇师，向时任教导营政委和纪庆祥同志约的稿；又是我根据其珍贵的日记原稿，进行深入采访，启发、帮助、回忆、补充细节，不仅作了文字加工、整理；而且重视剪裁、提炼、改写，然后再经纪庆祥同志审核同意，方才正式定稿的。